

抒情诗 的 艺术

青海
大观室

7.25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李燃
封面设计：光绍天

抒情诗的艺术 吴欢章 孙光萱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宁市西关大街76号)

青海省新华书店发行 青海西宁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5.875 字数：128,000
1981年5月第1版 198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800

统一书号：10097·376 定价：0.42元

目 录

第一辑

论闻捷抒情诗的艺术风格.....	1
评郭小川的诗作.....	21
论贺敬之的抒情长诗《雷锋之歌》.....	29
论张志民的人物短诗.....	41
谈战斗激情和魏钢焰的诗.....	51
读邓拓的《北岳吟草》.....	60
读李学鳌的诗集《太行炉火》.....	67
评严阵的诗集《江南曲》.....	71
读公刘的诗歌新作.....	77

第二辑

陈毅同志的诗词艺术.....	81
论朱德同志的诗.....	89
读叶剑英同志的七言律诗.....	97
论天安门诗歌.....	102
论青年诗歌.....	115

第三辑

诗要讲究精巧的构思.....	124
----------------	-----

别忘了诗是抒情的艺术.....	132
诗借想象而飞腾.....	140
诗应该有怎样的语言.....	149
一首充满激情的叙事诗	
—读郭小川的《将军三部曲》.....	160
不要怕在诗中写“我”.....	164
诗应表现时代精神.....	175
后记.....	180

论闻捷抒情诗的艺术风格

“四人帮”是诗和美的凶恶敌人。这群魔鬼曾经扼杀了不少有才华的诗人，闻捷就是其中的一个。然而真正的诗是扼杀不了的，正象生活的美永远存在一样。闻捷含冤逝世已经八年多了，可是他那些生活的赞歌依然回旋在人们的耳际。我们常常怀着感激的心情思念闻捷同志，因为他以战士的热情和诗人的才华，那么动人地描绘了我们时代朝霞般灿烂的生活，那么真实地表现了我们人民的劳动、斗争的美和诗意。不论谁读了这些诗篇，都不会不唤起对社会主义新生活的热爱和为美好未来而斗争的激情。

闻捷是当代为数不多的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诗人。他那些产生了广泛影响的作品，诸如《天山牧歌》、《祖国！光辉的十月》和《河西走廊行》等诗集，虽然都创作于五十年代，但是他早在四十年代便已开始从事文艺创作包括诗歌创作，至于他参加革命斗争的时间那还要更早一些。长期在党领导下的出生入死的战斗，戎马倥偬中的笔墨生涯，锻炼了他的战士的性格，也培养了诗人的才能。他登上新中国诗坛一开始就显露出来的独特艺术风格，正是他长期的革命实践和艺术实践的结晶。富有独创性的艺术风格是诗人成熟的标志，也是献给社会主义诗歌的宝贵财富。我们觉得，深入研

究闻捷抒情诗的艺术风格，认真从取材、构思、结构、语言诸方面进行剖析，对于我们认识和掌握诗歌艺术的某些规律，促进社会主义诗歌的百花齐放，可能有所助益。

—

我们的时代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作为这种生活之反映的诗歌也应该是绚烂多姿的。在我们的生活中，既有雷霆震荡，也有云蒸霞蔚；既有风狂雨暴，也有霁月光风；既有巨浪奔腾，也有细流漫漫；既有金戈铁马，也有莺歌燕舞；既有斗争之艰苦，也有胜利之欢欣。这众多的方面，矛盾而又统一，构成了我们的伟大时代。生活的多样性，决定着也要求着诗歌的多样性。对于有志于为社会主义时代而歌唱的诗人们来说，存在着艺术创造的广阔天地。

生活经历相当丰富的诗人闻捷，他的抒情笔触描写的生活领域也是相当广阔的。不论是天山草原旖旎的风光，还是河西走廊沸腾的建设，不论是东南海滨水兵的战斗生活，还是闽西革命根据地人民的历史变迁，都被绘声绘色地摄入了他的画幅。不过，闻捷的抒情诗在取材上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他比较喜欢从阳光灿烂的一面来反映我们的时代，总是着意通过新中国人民的欢乐和幸福来揭示生活的美，因此他的不少诗篇都镀着朝霞般瑰丽的色彩。请看在《晚归》这首诗中，诗人是怎样描绘解放后博斯腾湖滨蒙古族牧民的生活情景的：在宁静的九月黄昏，牧人们赶着心爱的羊群回来了；人喊，狗咬，羊叫，欢乐的喧闹温暖了迎出帐篷的女人

的心。她们用妩媚的笑洗去牧人心上的风尘，只听得喜悦的歌声在草原上轻轻飘荡：“我们的羊呀合了群，我们的人呀齐了心……”。很显然，在这幅画面上，突出的是歌声笑语，强调的是欢乐的气氛，以此来着重表现组织起来的草原牧民对新生活的幸福感。即使是抒写社会主义建设的主题，他也常常是截取一个明丽的生活侧面来加以表现。譬如《乌江堡的秋天》一诗，笔墨所及也不过是蓝天白云，稻浪香风，田野里草帽的晃动和镰刀的闪光，只是到最后一节，才通过“倘若没有河西调，和远远的祁连雪峰；我真象又回到江南，回到故乡的小村”，含蓄地点染出河西走廊的山河巨变。

是的，闻捷总是微笑着看生活，用缤纷的彩笔写出我们生活的诗情画意，但又不同于那种从生活的表面滑过的轻飘飘的歌声。他这些新生活的赞歌，往往把笔触伸向时代的深处，从历史的联系中去把握现在，通过劳动人民命运的变化来揭示今天生活的美好幸福。《邀》这首诗，为我们掀开了天山草原牧民帐篷的一角，我们看到了那地下铺着的和圆毡，灶上的铜壶轻轻唱着歌，盘子里盛满待客的水果，新买的猎枪在墙上挂着。这种富足的光景，的确使我们兴奋。然而诗篇同时告诉我们，慷慨好客的哈萨克人，“在那贫困的年代里，却只能用眼泪敬客”，这又引起我们的深思。今天同昨天的对照，不仅让我们更强烈地感到眼前这幸福生活的可贵，而且使我们想到许多更深远的东西。闻捷歌唱新生活时，不但注意把人民幸福的今天同苦难的昨天联结起来，而且往往和人民更美好的明天也联结起来。他的不少诗篇所以

显得特别明亮，就因为它们同时照耀着现在和未来的阳光。例如《新村》一诗，通过大戈壁上出现的第一座新村，不仅说明过去沙漠上的幻影如今已经变成现实，而且满怀信心地展示出“无数座新村将会跟踪出现，象千万颗星星撒满秋夜的长空”。由于诗人在诗篇中，通过当代把过去与未来有机地交融在一起，这就显示出一种历史的深度，既可帮助读者回顾生活的变化，又可促使读者前瞻变化中的生活。他这种生活的赞歌，不是使人陶醉于目前的幸福之中，而是激起人们保卫新生活和创造更光辉未来的斗争热情。

闻捷对于生活的歌唱，所以具有特别迷人的力量，使人读了之后，犹如心里洒满金色的阳光，眼前涌起虹霓的色彩，情不自禁地感到新时代的可爱，这同它们闪耀着崇高思想的奇光异彩有关。不倦地、敏锐地探索和捕捉新时代劳动人民的心灵之美，满怀激情地歌唱社会主义新生活所培育的崇高精神世界，闻捷诗作在取材上的这个特点，也是很值得注意的。我们祖国大地上，那美丽的山河，宏伟的建设，火热的斗争，幸福的生活，固然是极其富有诗意的，然而如果诗人仅仅停留在这些现象上面，而没有努力去捕捉隐藏在这万紫千红的生活深处的崇高思想的闪光，没有以最大的热情去发掘那正在建设着新生活同时也建设着新思想的人们心灵深处的日新月异的变化，那么对新生活的反映还只能是表面和浮泛的。生活的变化，最重要的是表现在人的精神世界的变化。闻捷曾经说过：“我从东到西，从北到南，处处看到喷吐珍珠的源泉。”这“喷吐珍珠的源泉”，对于他来说，就是劳动人民的新的精神风貌，就是他们在日常的劳动斗争

中所流露出来的心灵之美，这才是他的诗意图的无尽的源泉。诗人漫游和硕草原，看到蒙古族姑娘林娜“比山还高比草原还宽”的为人民服务的理想（《志愿》）；他来到天山脚下，发觉在狂暴的大风雪之夜，那摇撼着哈萨克牧人心灵的，却是他们“对于祖国的无限忠诚”（《大风雪》）；在东海之滨，他歌唱海军战士“踏上大陆的边缘，却又期待立即出航的命令”这种源于对人民的热爱而产生的战斗激情（《我走在街道上》）；而在河西走廊的沙尘飞扬的大路上，他赞美一位老人“抖开自己那花红的被子，浸透渠水给树秧盖上”的集体主义精神（《老人》）。正是普通人民这种永远歌唱不完的美好的灵魂、高尚的思想，使闻捷的诗篇象珍珠一样熠熠发光。

也就是因为诗人在生活中注重谛视人们的精神世界，注重倾听人们心灵深处的声音，所以他对于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发生了兴趣。真正的高尚的爱情，是生活中一种十分美丽的东西。人们在这种关系里，最易于袒露自己的内心秘密，最易于无所掩饰地流露出自己的生活态度、人生理想和品德情操。美好的爱情同美好的思想，是一对孪生姐妹。然而，各时代有各时代的爱情，各阶级有各阶级的爱情。尽管爱情历来是诗歌中一个常见的主题，但正象高尔基早就期望的，对于无产阶级来说，“爱情作为诗人的主题，显然需要涂上另外的色彩”。闻捷写的许多情歌，具有那么强烈的艺术魅力，产生了那样广泛的影响，就是因为它们为这种传统的主题，涂上了一种崭新的时代色彩，涂上了今天青年男女的新的心灵色彩。在他这些诗篇里，爱情的选择同劳动的辛勤须

臾不离，对爱情的坚贞和对祖国的忠诚密不可分，爱情的幸福同革命的理想比翼齐飞，爱情的欢乐和新生活的建设结伴同行。诗人通过爱情描写，实际上是歌颂了我们青年一代的新的劳动态度，新的生活理想，新的道德观念，从一个侧面表现出社会主义制度那种改造生活、改造人的思想、改造人与人的关系的无往而不在的力量。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新的生活哺育着新的人，具备新思想的人必将创造更美好的生活，这便是闻捷的爱情诗至今读来仍然那么富于认识作用和教育意义的秘密。

闻捷满腔热情地从实际生活中发掘和揭示人们精神世界的美与崇高，显示了一种可贵的创作意图：努力用共产主义的道德观念去教育人民群众。这种诗歌，不是拘于对一时一事的反映与配合，而是着重于长远作用于人们世界观的改造，作用于人们精神品质的提高。当经过林彪、“四人帮”十多年的严重破坏，把我们不少人特别是青年一代中的不少人的道德观念搞得颇为混乱的今天，很需要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再教育，很需要进行共产主义道德的再教育。为了使人们的精神状态更快地和更好地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要求，闻捷在诗歌创作中着意表现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思想感情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和发扬。

二

诗的构思，就是诗用以反映生活的典型化方法。至于诗歌创作用何种方法将生活典型化，这也是一个广阔的天地。

应当典型地反映生活，这是对诗歌创作的共同要求。然而究竟通过什么途径、运用什么方法来达到使生活典型化的目的，则因人而异，不能刻板求同。以闻捷而论，他的抒情诗构思，便打着他的创作个性的印记。虽然在不同时期，因题材和主题的不同，他对典型化方法的运用也是各式各样的，但从他大部分比较优秀的抒情诗来看，又莫不显露出一个互相贯通的基本特征，这就是他坚持从实际生活出发，遵循形象思维的规律，善于通过真实、生动、新颖而深刻的艺术图画，揭示平凡生活的不平凡意义。

闻捷许多抒情诗，都以清新隽永取胜。他这些作品，并没有描绘广阔的生活画面，也没有表现惊人的壮举，它们常常是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截取一个有意义的片段，构成诗意盎然的艺术图画，以此来揭示新时代一些美丽动人的东西。象《舞会结束以后》、《追求》这一类作品，写的都是日常生活中的普通故事，然而它们通过青年男女恋爱中微妙的心理活动，极为生动地揭示了我们时代的青年那种严肃的生活态度，美好的革命理想，以及相互尊重、坦率无私的高尚品格。我们可以看到，闻捷抒情诗里描写的生活故事，常常富于喜剧色彩。这是由于诗人总是倾向于用乐观自豪的态度，以喜悦幸福的心情，来认识和表现我们的生活。同时，他诗中的幽默感，又是从实际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因为我们的不断在斗争中胜利前进的生活，本来就洋溢着喜气洋洋的气氛，我们的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人民，本来就充满愉悦欢乐的感情。因此，这种喜剧性和幽默感，使他的诗篇具有一种令人深受鼓舞的生活情趣，流露着一种让人感到亲切的

生活气息。

自然，闻捷抒情诗里描写的动人的生活故事，并不是随手拈来的。其实，这都是诗人在深入生活中精心提炼出来的、足以举一反三的艺术图画。在他的作品中，有不少看来似乎轻描淡写地勾勒出来的平平常常的画面，却都是深入生活的本质、跳动着时代的脉搏的，就象表面平静的海洋底下潜伏着汹涌的激流一样。

水兵从远海归来了，
穿一身白浪碧波，
帽带上系着海风，
满脸是太阳的颜色。

这是一幅《水兵素描》。这画面好象平淡无奇，但从作品对水兵那穿着和脸色的巧妙点染，我们却不难嗅到大海的气息，不难想见人民海军勇搏惊涛骇浪的战斗生活。还有一首《矿石》，描写朱德同志在河西走廊视察，他面前一张长长的条桌上，陈列着五光十色的矿石，他兴致勃勃地边笑又边说——千里的祁连山脉，全都在眼前摆着！这似乎也是一个普通的生活镜头，但若把这琳琅满目的矿石同朱总语重心长的称赞连贯起来思索，便不难看到在我国广阔的的大地上，人民群众改造山河的雄伟景象。能够笼万里于咫尺，寓神奇于平凡，显示了诗人闻捷高度的艺术概括能力。

诗人在艺术构思中，坚持通过个性来表现共性，从一角来显示全般，可以使诗歌创作避免概念化的毛病；但是，如果不能不断地找寻新的角度，用新的方式来表现这“个性”和“一角”，那也难免陷入雷同化的境地。诗贵独创，正如

前人所说：“须教自我胸中出，切忌随人脚后行。”闻捷在艺术构思上一个很可贵的特点，就是他充满不倦的创造精神，在反映生活时，总是追求着新形象、新意境，哪怕面对着常见的生活现象，他也能别出心裁地用饱和着自己独特感受的新的方式来表现它和说明它。你看诗人是怎样表现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美好理想的一——他在《晚霞》里，乃是巧妙地通过草原上晚霞的无穷变幻引起了牧羊人丰富多彩的联想来表达的。那五光十色的晚霞，在牧人的眼里，一会儿幻化为“骆驼队”，一会儿变成“鬃毛长鸣的骏马”，一会儿幻化为“羊群”，一会儿又变成“肥胖的乳牛”。这正是别开生面地揭示了草原牧人们心灵的向往和生活的追求。你再看诗人是如何反映维吾尔族农民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在新旧时代的变化的一——他在《吐鲁番炎夏》里，也是抓住一个特殊的角度来展开画面：先是尽情渲染吐鲁番夏季的酷热，继写过去人们当此季节，如何“默默地躲进地窖”，“任热风吞食成熟的庄稼”，再写如今人们怎样“改变了祖祖辈辈的规矩”，“在炎热的中午钻出地窖”，奋战在田里。作品就是通过季节相同而人们生活习惯不同的对照，独具一格地说明了维吾尔族农民生活和命运的巨大改变。闻捷所以在诗的构思上能不断地获得新的发现，这源于他对实际生活深入细致的观察和体验，也是他在创作上精益求精的结果。不辛勤开掘生活的土壤，不在艺术实践中付出创造性的劳动，诗的奇葩是不会开放的。

闻捷的抒情诗是以形象生动著称的。然而，生动的形象，并不就是深刻的形象。他许多优秀作品的构思，比较注

意把形象的生动性和深刻性统一起来。读这些作品，不但觉得形象栩栩如生地浮现眼前，而且感到有一种思想光芒照亮心头。他那许多咏物的佳篇，象《沙枣赞》、《红柳咏》等等，都具有某种深远的寓意，自不待言；就是他那些抒写日常生活故事的作品，也莫不包含着某种生活底蕴，表现了诗人对生活的真知灼见。比如《哈兰村的使者》，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为了改造山河，哈兰村农民派了三个青年使者，走戈壁爬高山，到县委去要一个支部、三个党员。三个青年在县委书记的启发和教育下，回到村子里带头发动群众，积极投入土地改革和互助合作运动，经过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长期考验，哈兰村人们的心里，终于孕育出三个共产党员——就是这三个青年使者。这个故事之所以使人感到意味深长，是因为它揭示了一个生活真谛：群众要翻身解放、改天换地，不能依赖恩赐，而应靠自己去斗争，去建设；群众中的先进人物，也只有在群众斗争烈火中才能锻炼出来。闻捷这一类比较优秀的抒情诗篇，经过岁月磨洗而艺术光辉始终不减，这同它们的艺术形象中流贯着内在思想的血液，凝结着诗人对生活的本质和规律的某种深刻的思考、见解及评价有着密切的关系。

闻捷抒情诗构思的这一系列特色，有一点对于我们颇有启发：即使是比较喜欢和比较擅长于通过日常的和平凡的生活来歌唱我们的时代和人民的诗人，同样需要具备高度的思想水平和深刻的认识能力，就象果戈里说过的：“对象越是平凡，诗人就越须要崇高，才能够从中抽出不平凡的东西来，使这不平凡成为完全的真实。”

三

假如说闻捷的抒情诗，在构思上是追求一个“新”字，那么他在结构上，则是努力做到一个“巧”字。他的作品的结构，大都波俏精致，能较好地体现他那新颖深刻的构思。

精炼完整，是闻捷抒情诗艺术结构的一大优点。他的很多诗篇写得干净利落，形象鲜明，没有什么冗赘的东西。这是因为它们在结构上做到了主旨突出，线索单纯。例如《追求》这首诗，写的是青年男女的热烈爱情。作品抓住一个特定的角度——青年猎手向牧羊姑娘倾诉自己由衷的爱慕，紧紧围绕“执着地追求”这条脉络，反复咏唱猎手热爱姑娘的原因——她是一个光荣事迹传遍草原的劳动模范，从而集中地揭示了基于高尚思想的爱情之强烈和美好。闻捷不少诗都有类似的长处，它们没有以辞害意的情况，也很少以华损枝的现象，艺术结构之矢都能准确地射向某个思想目标。

为了增加形象的生动性，闻捷的抒情诗常借助于一定的故事情节，来表现人物和抒发感情。他在诗中安排故事情节，总是力求做到波澜起伏，妙趣横生，以收引人入胜之效。他有一首《猎人》，是歌颂一个打狼模范苏木尔大叔的。但作品并没有正面去描写苏木尔大叔打狼的模范事迹，而是通过一个有趣的小故事，从侧面表现了他的神采风姿。故事是这样的：诗人来到一家作客，女主人因为没有下酒菜请来了苏木尔大叔。豪爽骁勇的老猎人，点燃一支香，就提枪跃马去猎取野味。只听得“三声枪响传到耳边”，苏木尔大叔已飞

马归来，“枪尖上挑着三只大雁”，而“那支香还冒着一缕青烟”。一个并不复杂的故事，却相当鲜明地刻画了一个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显然，这和作品巧妙地安排了一个最能显示这个人物英雄气质的传奇性的情节，是颇有关系的。当然，短小的抒情诗不同于戏剧、小说，它的情节安排应简练单纯，而且须充满浓厚的感情色彩。闻捷的长处就在于，他能从各种各样的角度，用腾挪跌宕的手法，于简练单纯中求变幻多姿，并能将叙事和抒情巧妙地结合起来。这有点象江南园林，方圆不大，却亭台楼阁，山回水绕，极尽柳暗花明之妙。

闻捷的抒情诗也很注意细节的提炼。他诗中的细节，常是简练深沉，诗味浓郁，以少许胜多许，启人遐想，引人深思。他的《婚礼》一诗，在描写互助组长玉素甫和女组员吐拉汗欢乐的新婚之夜时，安排了这样一个细节：

他说：“我可要按照风俗办，
狠狠地打你一拳……”

他的手没有背上她的背，
而在轻轻抚着她的发辫。

她说：“那你也该伸出脚，
让我按照风俗脱皮靴。”
她的手没有去碰他的腿，
而是把他的双手紧紧拉着……

淡淡的几笔，就极为深刻地写出了维吾尔族风俗习惯的变化，由此使我们深深感到，在新时代阳光的照耀下，这个古

老的民族开始跨上了崭新的生活历程。我们说闻捷抒情诗里的细节容量较大，还不单单是指它们本身含有丰富的言外之意，更重要的是指它们往往能加深全篇的意旨，扩大整首诗的思想境界。有首叫《降龙》的诗，描写了甘肃民勤地区群众征服沙丘的故事。作品在写年轻的社主任带领群众挑土压沙的过程中，贯穿始终地安排了一位百岁老人的颇为风趣的细节。这位百岁老人作为这场治沙斗争的评论者，在诗中反复出现。开始，他是摇头叹息：“沙是黄龙，越压越穷！”后来，他逐步演变到点头称赞：“沙是黄龙，非压不成！”这个细节的穿插，不仅生动地烘托了这场治沙斗争的胜利，而且有力地说明了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中也在不断地改造着自己的主观世界，从而大大深化了全诗的意境。抒情诗的细节描写，须言少而意多，要形象生动而富于概括力，应当有助于全诗的典型化，换句话说，细节提炼应成为抒情诗典型化的一个重要手段——闻捷这些艺术经验，不是很值得我们吸取的吗？

喜欢渲染，也善于渲染，这是闻捷的抒情诗在结构上又一值得注意的地方。诗忌平淡。恰当的、巧妙的渲染，是诗克服平淡的一个方法。闻捷的作品，常常运用精彩的笔墨渲染，把自己的感情表达得异常扣人心弦。《向导》一诗描绘了一个“生长在开都河畔，热爱着和硕草原”的蒙古族青年的形象。当“我”询问他一旦敌人来侵犯祖国的河山，他将怎样打算时，作品并没有马上托出他的答案，而是放开笔墨尽情渲染了他纵马驰骋、大显身手的英姿，然后才描写“他笑着问我：‘那时候，我能不能做个骑兵战斗员？’”这就